

一九二九年三月再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

作 有
權 著

中原的變遷

發
行
所

上海
望平街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發行

鄧飛翹記

T. K. 口述

實價二角五分（外埠酌加郵費）



中 原 的 蠻 族

原书空白页

中原的蠻族

述 口 K. T.

記 筆 卿 飛 鄭

1 9 2 9

店 書 明 開

原书空白页

序

人往往囿於近習，以爲遠於自己的地方正同自己所處的髣髴，據自己所處的來推測遠方的種種，似乎沒有一件不是瞭然。其實那里有這樣簡單容易的事，同在一個城池，南門的風俗會與北門的不同，東門的人性情來得剛勁，西門的人却也許柔和；這是大家習見的事實。至於山川阻隔，生事各異，距離比南門之與北門較遠的地方，其間相差又豈止這一些。相差很遠而認爲大約髣髴，除了推測全誤，實際一無所知外，還能得到什麼。

在這一本書裏講的是豫東紅槍會及土匪的一切情形，換一句說，就是他們的生活。紅槍會，這在報紙上時常看見。但是紅槍會究竟是怎樣的一夥羣衆，他們的心理與舉措又是怎樣，我們就覺得模胡。土匪，以劫掠爲生的，這那一個不曉得。但是劫掠爲生的詳細節目是怎樣，他們的意念、態度、起居行動又是怎樣，我們就只好去想曾經讀過的水滸傳；可是水滸傳太「浪漫的」了，很難叫我們相信現代的土匪就是這樣，因此對於現代的土匪還是個不明白。又在會衆與土匪的勢力之下，當然還有非會衆非土匪，他們是飽還是餓，是笑還是啼，雖也可以想像一點，然而單憑想像，萬不能真切，總有許多的疑問。你若有以上這些問題存在心頭，最好是看這一本書，這一本書可以告訴你所想要知道的。

這一本書文字是質樸的。但記敘很明白，因牠的質樸却保存着充分的真實。你若是住慣了都會，思想路徑，生活習慣都是都會式的人，牠會給你看全非都會式的另一個世界。其中一切有的使你不能相信，但鄭君確實直錄 T. K. 君的話，而 T. K. 君又確實新近到那邊去游歷了來的。在現在兵戈的時代，這所謂「中原」的地方實是重要的關鍵；這一本書告訴你那邊是這個樣子。

你若是看了之後，大發感慨，說民智怎麼怎麼不開略，民性怎麼怎麼殘酷略，好勇鬪狠略，淪於禽獸略，你當然有感慨的自由，誰也不配禁止你。然而豫東還是豫東，他們還是他們，你就感慨一輩子也不相干。或者你閒適地翻着看，看到完畢，悠然沈思道，『那邊原來這個樣子，總算增多了好些異聞。』

這也是讀書以後常有的心思。然而豫東還是豫東，他們還是他們，你就再增多些異聞也不相干。

不要感慨吧，因為這是事實。不要徒然歡喜增多異聞吧，因為這是不單是異聞的事實。從事實深深地挖掘下去，你將掘着牠的根柢，你將別有所見。你和他和我許多人都掘着牠的根柢，都別有所見，那時候這另一個世界必將與我們的世界同時變化，融和爲一，成一個美華的世界。

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葉紹鈞作。

目次

- 序(葉紹鈞)……………(一五)
- 前記……………(一一)
- 一 開端……………(一五)
- 二 礪山……………(一七)
- 三 歸柳間所見……………(一九)
- 四 宿柳河集……………(二五)

五	土匪的生活難	(二八)
六	土匪的組織	(三五)
七	紅槍會的神祕	(四八)
八	赴考城	(六八)
九	奇慘的好戲	(七六)
十	肉票的待遇	(八四)
十一	軍事會議	(八九)
十二	紅會的受訓禮	(九三)
十三	歸途	(九六)
	跋(章錫琛)	(一一三)

前記

這是我的朋友T. K. 君，親身到豫東一帶的游記。他因為有點毛病，不能寫字；因此口裏述說着，我用筆替他記了下來。他曾告訴我，他作這篇游記的目的，想教一般人都知道豫東一帶確實的情形：『人民怎樣，土匪怎樣，紅槍會怎樣，聯莊會又怎樣……』更希望一般做軍事，政治工作的人員，知道了這種情形以後，如何設法注意豫東的民生；消弭豫東的強盜；開化豫東人民；發揚豫東的優良風俗；並組織人民的自衛團體。雖說是千慮一得之見，然而對於軍事

當局，多少也可供參攷，可資借鏡。至於T. K. 君在險惡的環境中，種種應付的情況和方法，雖說是小道，也與一般游歷家以常識不少。祇可惜他的日記簿二本和他用六吋快鏡拍的像片三捲，（共十八張，內拍紅會練功，土匪焚掠……諸景）在他隨軍南退的時候，都被匪徒在官橋搶去；他又因此心緒惡劣，記憶力也隨之薄弱；使他不能把許多的莊村名稱，土匪綽號，紅會練功作戰的情形，肉票人間地獄的苦況，……源源本本的寫了出來；充分的給與讀者以切實觀察的材料。這實在不能不負個「語焉不詳」的罪名；敬請閱者原諒，並與以補充和指導！T. K. 君現正設法尋找他的日記簿和像片，已經有點眉目，或者還有再見的希望；但這祇能俟諸異日了！

還有一層：T. K. 君，是有什麼說什麼；看見什麼說什麼。我是聽他說什麼

就記什麼；說是誰就寫誰；絲毫不肯有所掩飾。因為T. K.君和我，都是不肯更不屑做欺騙事的人。所以這篇游記當中，就不免有些直言不諱的地方。我們的意思是絕對的想求一個真實，以免黑白不分，張冠李戴；決沒有其他的作。我們很希望有關係的同胞、同志，看過後，以為不實的地方，或者有假藉名義的事情，最好請直捷的提出質問，不要存什麼芥蒂於心；不然，還要請原諒我們求真實的苦衷！十六年九月，徐州鄭飛卿寫於滬南。

原书空白页

一 開端

我生平最喜歡探險，更喜歡游覽窮鄉僻壤，與野老們談談當地的風俗人情，結識結識田野間的英雄好漢。因為沒有機會，祇得蟄居家園。

今年春，得朋友的介紹，結識了魯北豫東許多草野間的英雄好漢；他們都約我到他們的家鄉地方游覽。我以為時機已到，宿願可償。適巧徐州教育受戰事影響，又停頓了；我更加閒散。

我本是一個以粉條黑板作生涯的人，不耐清閒，有意遠游。家居無聊，我

的游興，益發大作。遂於七月二日，偕同友朋五人，携帶『木壳槍』四支，『勃郎林』二支，略帶些盤川，衣服，向軍事當局，領了一張護照，由徐州乘隴海車，向河南柳河出發。

我這次游歷的目的：『一、是攷察豫東一帶的風俗人情；二、是調查豫民的疾苦；三、是拜訪紅會及草野間的朋友，並且看看他們的生活；四、是打探打探馮軍的態度（此時，正是黨軍第一次退守韓莊，馮軍的進退，關係於徐州的存亡）；五、是再結識些朋友。總而言之，純粹是爲游歷而游歷，絲毫沒有政治或軍事の意味。』

二 礪 山

車發徐州，非常遲慢，朋友們都說牠是『特別慢車』。因為從徐州到礪山，僅僅百四五十里路，足足要走四個多鐘頭。到站，車停，我走下車來。車外穿灰衣的黨軍，非常的多；詢問起來，才知道是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一軍馬祥斌和國民革命軍第三師王虎臣的部隊。據他們說，『前幾天，黨軍攻打濟寧，僅僅距城十八里，因為後方沒有援隊，不得已退了下來；現在已退至距礪山城五十里處某寨附近。倘若援隊一到，即日就可反攻。直魯軍實不值得一擊！』黨軍的盛氣，真是令人欽佩！

他們又說，『當地的老百姓很可惡！他們以為黨軍到了就太平了，就不
 用兵革了；倘若還要打仗，就稱不起國民革命軍！因此之故，我們與敵人開火
 的時候，想喫盃茶，固然不能；想喝點水，也是休想。第一，是我們沒有錢；第二，老
 百姓不指給我們井的所在，更不肯借給我們水桶一類的東西。所以在此赤
 日常空，揮汗如雨的時候作戰，竟有半日不得滴水的。先生們！你想我們的苦
 況，到了什麼地步；人民的態度，壞到什麼田地？』我向他們笑了一笑，說道：
 『不怕死，能受罪，不怨天，不尤人，才是革命軍的真精神！』這般武裝同志，聽
 我說出這幾句話，都看着我發呆！汽笛一叫，我上車去了。當時我有一個疑問
 不解，我竟想不出當地負責傳責任的黨員們，都幹什麼去了？他們知道不知
 道「革命不成，是黨員之恥。」但是車站附近的標語，却已經貼得不少呢！

三 歸柳間所見

從礪山向西，就入了河南境界。沿途莊村，非常稀少；並且幾乎盡爲坵墟；有些，好像似新近才焚燒的。田地也都荒蕪着，無人耕種。有人家的村莊，都是最近才修築的。村裏的人，除老年人和小孩子以外，就看不到一個年富力強的男子和婦人；並且小孩子多是男的；他們在那個時候，就不穿衣服，赤裸裸的在鐵道附近厮打，怪好看的！

最使我奇怪的，是歸德車站上一個持武漢政府護照的人，居然堂而皇

之的上得車來；駐歸德的軍隊，對於他很恭敬。並且車站附近一個牆壁上，張貼着打倒新軍閥蔣介石的標語。當時，我對於河南軍隊的態度，竟百思而不得其解。

車抵柳河，天已薄暮。即偕同人下車，在距車站北百十步的飯棚下（據說這是柳河附近數十里間的惟一大飯館）晚餐。飯菜，除豆角、大菱、雞蛋、麵條外，什麼都沒有。詢問再三，老板答道：『就是這幾樣東西，已是不容易購備。』吾友楊君，聽到這裏，搖着頭，笑迷迷地向我說道：『止此而已，豈有他哉？』大家都忍不住的笑了。不料想鏡花緣上的窮酸國，就是河南的柳河集。老板又說道：在柳河的地方，想喫魚固不能得；就是豬肉，不是「逢集」的時候，也竟無買處；因為每逢一集才宰一口豬呢！今天不「逢集」，祇有請諸位胡亂

將就一頓吧！

恐怕閱者不明白，所以須特別的提出來說一下。什麼是「逢集」呢？北方鄉鎮，幾無店舖，交易不便，因規定「逢集」之日，或單日，或雙日，或三日不等。凡有貿易，均在此日午前爲之，想卽古人日中爲市之意。

隔座一位六十餘歲的老人，問我們從什麼地方來。我答道：『徐州。』他又問徐州是否歸吳大帥管轄，我答道：『徐州現在屬於國民革命軍，不屬於吳佩孚。』老者熟視我的面孔許久，好像不知所云，很詫異的似問不問的說道：『中國除吳大帥的隊伍以外，還有旁人的軍隊麼？』我笑着答應了一聲『是！』

等老者問完，我說道：『老先生，貴處的莊村，何以都成坵墟呢？』老者嘆

了一口氣，很淒慘的樣兒答道：『前天我們這裏來了一位梁「掌櫃的」（按土匪的首領稱爲「掌櫃的」）帶領着兩千多「碼子」（就是土匪）挨莊焚燒搶劫，所以才弄到這步田地！』

我又問道：『何以貴處的田地都沒有人耕種呢？』老者經我這一問，幾乎要哭了下來，又嘆了一口氣，才說道：『你不知道河南有田地的人，寧肯逃荒，不願種地。因爲種地：第一、要人工；第二、要牛馬；第三、要種子；第四、還希望能收穫；並且能得到食用。就此四端，河南人，那個能種地；那個肯種地？第一層、少壯的人都餓跑了；第二層、人都無法生活，那裏還養得起牛馬；並且也養不成。（按軍隊、土匪，都要牲口馱送物品，牽了去，永不送還。）先生！你想誰去種地，用什麼去種地？第三層、種子，又很難買；也無錢去買；第四層、即令能設法買了

種子種了下去，收了上來；這個罪可就犯大了：官兵來要草料，土匪來要糧食；甚或因爲你有糧食，捐你的錢；綁你的票；請問種地，喫苦、費力、用錢，結果造成功了罪案，傷掉了生命，再愚的人，也不願幹了吧？我聽了無言可答，祇覺得滿腔悲哀！

我又問道：「老先生，何以貴處年壯的男女這樣的少呢？」老者答道：「男子沒有飯喫，決不會坐以待斃的；安分的，去當兵；不安分的，去做賊；那裏還能有壯年的男子？至於婦人少的原因，說起來，更加傷心了；也都是受梁掌櫃的賞賜。他每搶一莊，除把房子燒了，又把婦女帶走；你沿途走來，曾看見有幾個莊村倖免的？」

我又問道：「何以貴處的小孩子，都是男性呢？」老者答道：「河南人都

不願生育，因為生了下來，無法養育；祇有把他賣掉。男孩子，沒有人要；女孩子，却早已賣光。所以先生你祇看見男孩子，不看見女孩子的。並且，古人說的不錯，「寡慾生男」，又說什麼「飽暖思淫慾」，可憐河南人，那個有飯喫，有衣服穿；那裏還有閒心去做男女之私？偶爾行房，即生男子；先生！你說這是多麼不幸呢！我聽他的話，又是要哭，又是要笑。

接着我又問道：『老先生，何以貴處的人，都是仍然拖着小辮呢？』他很爽捷的答道：『這是有緣由的：有了小辮，官府和軍隊，都認為是順民，不至於被誣為土匪；土匪認為是無用的冤桶，不至於誣為軍隊的偵探。所以我們老百姓要辮子，就是要性命；沒有辮子，恐怕也難有性命。』我忍不住的笑道：『不料小辮子的功用，有如此的偉大！』

四 宿柳河集

喫過了飯，已是下午八點鐘了；便會了鈔，別了老者，趕到柳河集裏來借宿。誰知集裏所有的空房和客寓，都被國民聯軍新編第十九軍的部隊駐滿了；我們進了集，和他們打好了交涉，才能相安無事。

沒有地方睡覺，我們找了六輛土車，放在大路旁邊，以天爲幕，以土車爲寓；呼呼的睡去！

正在好睡的當兒，忽然來了槍聲，把我們驚醒。當即實彈槍中，防備不測。

那知槍聲只三四發，就停止了。又過了兩小時的光景，槍聲又作，並且很密，約略有數百響，才停。又過半小時，就聽有軍隊中人，沿街大呼道：『我們打土匪回來了！土匪已被我們打跑了！你們老百姓，可以安心了！快快地做些飯菜來給我們喫！』於是各家各戶都忙個不了。等到他們喫飽了，天也亮了。（七月三日）

我詢問推土車的，『夜間的槍聲是爲什麼？』土車客答道：『柳河集有一個姓田的富翁，今年麥季，收了百十石麥子；匪徒探知，昨夜呼朋引類，來到田家，將田某架去。出集時，開槍示威；昨夜最先的三四發槍聲，就是他們放的。表示『淨堂』（告訴同來的土匪，生意已經到手，趕快的全體回「窩」）就是匪窟）的意思。田家佃戶某，在土匪未走開的時候，越牆到營部去報告；中

途受步哨，衛兵的盤查，約一小時，才到達營部。等到營長大人披掛整齊，升坐寶帳，把佃戶傳進去，詳詳細細問得清清楚楚；然後傳令整隊，分兵三路，進攻田家。這時候，土匪已走了兩點多鐘了！一時槍聲四起，鷄犬皆驚，後來的密集槍聲，就是營長的大隊，打土匪的；你沒有聽見嗎？我聽罷這一席話，一時竟想不出說些什麼，很久很久，才說出了一句話：『土匪原來是這樣剿法的！』

五 土匪的生活難

我們起來，洗漱已畢；喫過了早飯；問好了路由；乘坐土車，向秦老家出發。當我們從徐州動身的時候，友人馬君，「馬河南秦老家人，久走江湖，非常「路分」（與任何人相處，都甚融洽，並且又深合江湖上的規則；叫做「路分」）凡是「跑腿的」（就是常走江湖的）沒有見外他的。」隨同西行；我們到了柳河，他就知道路上不靖，星夜趕赴秦老家，去見秦同寬——紅槍會的首領。——請他派人來柳河迎接我。這是前話不提。

我們走了十五里路的光景，到了一個王莊寨。這寨圍以土城，高約八九尺，也還齊整；周圍有護城河，寬約一丈，實難飛渡，倒也險要。寨南約百步的地方，有一個茶棚。我們渴了，就在那兒休息，喫茶，預備喫了茶再上路。在這個當兒，寨門忽然閉了，寨牆上站了許多眉軒眼睜的朋友，直向我們休息的地方注視。我因問賣茶的道：『寨內是些什麼人？』他答道：『是「老雀」。』（「老雀」是河南人對於土匪的雅稱。取其食無定所，就地覓食之意。）我聽了，很慌張的向同人說道：『我在柳河並未聽說此地有什麼「老雀」，這時忽然遇見了，如何是好？』正在盤算如何應付着，寨門開了，擁出四十幾個人，手中各執木壳槍或手槍不等，直奔我們憩息的地方來。我看見他們剛要來到，馬上起身相迎，招呼喝茶。彼中一人問道：『那一位帶來的？』我答道：『是我。』

他問過我的姓名，又說道：『我們團長，請你進寨談話。』我故作鎮靜的答道：『我特來會晤貴團長的！因為我還有要事，須到秦老家，不在此久留；又不願打擾貴團長；所以才在寨前喫茶。預備喫過茶再見貴團長；好省却許多的麻煩和耽擱。現在既然貴團長約我去談話，我祇有遵命到貴寨裏去。不過又要打擾了！』那人說道：『不必客氣，請即進去！團長要發急呢！』無奈，我就穿上了長衫、馬褂，獨自一個，搖而擺之地進了寨去！

剛進寨門，寨門又閉了。我跟着來人，向西走，約有八九十步遠；再轉向北走，看見了一個高大的門樓；門前拴有驃馬六匹，穿便衣及軍服的，約有四五十人，都拿着武器，惡狠狠地用眼釘着我。當時我心中雖說膽怕，預料凶多吉少；外面却做出很自然的樣兒，步法不亂，向前走去。門前站的人都向我行

禮，我脫帽微笑，目左右顧，頭也左右點，表示還禮。進了大門，到一個大廳前舉目一望：廳前站了八個人，四個手持匣子槍，四個懷抱大刀，怒目豎眉，分立兩旁；廳上坐了個年約五十餘歲的盜魁，態度倒很莊重，並不十分凶惡。我走上廳去，向他脫帽；他起立還禮，讓我坐下。互相通報了姓名，才知道他叫李榮新。他問道：『朋友！你到那裏去？』我答道：『家居無聊，到河南來拜訪拜訪朋友，結識結識好漢，要談到我到那裏，可說是不定；倘蒙不棄，就在貴處一住，也未嘗不可！』他說道：『好！你要是認爲我是個朋友，就請你在此地住吧！』便吩咐左右的人，把鴉片烟具，放在坑上，請我吸食；我客氣了幾句，勉強的吸了一口；（我雖不吸鴉片，却不能拒之太甚。）我們倆就對燈細談起來了。

他對我說：『朋友！現在「混世」（做綠林生活）難極了，苦極了，你說咱

們北方人有頓飯喫的，那家沒有幾個「驢駒子」（就是槍支）這種「綿羊」（財主）「牽」（綁票）起來非常棘（讀如繫）手！即令「風順」（如願以償）「生意」（土匪謂打劫叫做「做生意」）到手，去掉了「底綫」（報告票的情形的人）「火」（是槍彈）「扛扇」（扛大門的）「大火」（拿火把的），幾個人的佣錢；一張肉票，「拉起鈎來」（拉鈎）就是分帳，當「掌櫃的」能落幾個錢？況且天氣又熱，「扛二砲的」（無槍作匪的）「頂草」（是草帽）「踏（讀方歹）殼」（是鞋）「臭筒」（是襪子）「葉子」（是衣服）「搖子」（是扇子）又都不能缺少。咱們簡捷白替他們幹活，自己並撈不到幾個化！尤其是在河南的地方，「肥綿羊」是「牽」完了；「綫上」（路上）來的，有幾個不是朋友？就像你老哥似的，我能胡亂的幹嗎？我們「跑腿」決不能跑倒的。再說吧，那

個朋友來，不得送些盤川；再加上紅會和咱們作對；年景又不好，所以現在我
的人，祇有天天東莊打鑼，西莊打鼓，叫各莊上送些「脰膳」（麪湯）「饑饑」
壓一壓餓就完了！你想幹咱們這個營生，過這種撈什日子，真是太無味道，太
不值了！我實在幹夠了！

『前天第十九軍軍長，給我個暫編團團長的委任。但是一個大也未發，一
點給養也沒有。幹舊營生，就要壞名譽；不幹，難道說就叫手下的人，餓死不成？
他媽的，真晦氣！朋友！你從徐州來，當然和國民革命軍有些接洽，能不能替我
介紹一下，找個喫飯的路徑？至於升官發財，咱倒也不想的。』我聽到這些言
語，才把心放下，連忙稱贊他道：『老哥！你的志向高遠，做事漂亮，褚玉璞也不
如；前途真未可限量呢！談到願受招撫，更是大丈夫應作的。』「棄暗投明」的

事國民革命軍正歡迎之不暇，這個事一定可以辦到。你靜候好音吧！」這時天已晌午了。李團長差人預備好了午餐，留我喫飯；並且派人把同我來的人招呼進來一起喫。飯罷，我就向他告辭，說明與秦同寬有約，不能留在此地，回徐的時候，一定要來這裏住上幾天，細細地談心的。他也不強留，問我有無路費，我答道：『還有。』他派了二十名親信，護送我們一行人衆，向秦老家去。

六 土匪的組織

前進約十里，離閩村不遠，看見秦老家的「紅槍會」會友約百餘人，扛着纓槍，跟隨我的朋友馬君來迎接我。我連忙把李團長所派的人分遣回去；並且賞給他們兩塊錢，充作沿途的茶資；他們道謝去了。走不多遠，馬君已到。我和他談及晤李的情形。他很說我冒失，又很誇我機警；並述說李的爲人。他說：「李本來是王莊寨的富戶；因爲交接了許多綠林中的朋友，加上他時常受兵匪的禍害，忍無可忍，受又不願，於是決計什麼都不要了，把所有的田地房

舍統統賣掉，買了二十多支槍，就混起「老雀」來。這真是「逼上梁山」。祇是他的性情太躁，容易得罪人；一語不合，就要和人家拚命。所以別股的土匪，都不願接近他；甚而言之，與他反目的也有。至於紅會和官兵，更不用說了，都拿着他殺掉他爲快。在偌大的豫東，竟找不到與他相合的人來。雖說如此，他却義重如山；他認爲是朋友的，一見如故，披肝瀝膽，無話不談。你說這個人不是希奇古怪到萬分了嗎？」

我問馬君道：「過土匪生活，難道比過富翁生活還好嗎？」馬君答道：「那個自然了！你沒有聽說嗎？」河南人祇有三條生路：一是當兵；二是當匪；三是入紅槍會。不如此，任你擁資百萬，良田千頃，也是不惟不能享受，還要犯個「懷璧之罪」呢；官兵要捐，土匪要架，左隣右舍要欺侮；結果，教你傾家

蕩產，要了你的性命，才肯罷休。至於中下等的人家，更難生活了。因此，第一等漂亮人，化些銀錢，找根綫索，投身軍界，弄上一官半職；不惟家可保，身可安，還能藉官行勢，擅作威福呢！——這種人最多了。——倘若軍界沒有門徑，也決不甘願坐以待斃；與其逐日受人捐，受人架，受人欺，那不如挺而走險，典賣田產，購買槍支，嘯聚山林，當一個「草頭王」，為所欲為；反倒能捐人，架人，欺人呢？——李榮新就是這種人。——要是既無緣引，加入軍界，充當官長；又無田產可賣，作一個「草頭王」；又不願陷身匪穴，扛一根二砲；祇有糾合許多氣味相投的，心地和平的人，團結起來，開了個佛堂，請幾個教師，練習抵擋槍砲的妙術，使弄紅纓槍的方法；努力幹下去，結果既可以抵禦土匪的搶劫，又可以抗拒官兵的勒索。況且同志合居，又無你欺我凌的事情發生；這不是善良

的老百姓，保全身家惟一的辦法嗎？除這三條路之外，幹什麼，也別想安生！你要是不信，等你遊覽幾天，自然就可以知道了。」

我一時好奇心大發，因問馬君道：「土匪的「桿」，是怎樣組合的？」拉起來，」是以什麼為標準的？」馬君笑道：「老哥，你什麼都要研究了；真可算是好學勤問；也可說是不恥下問；到底還是個學者的態度！我祇好儘我知道的，告訴你了：假設有一個姓張的，不論他是怎樣得來了兩支槍，他當了土匪，或是加入「大桿」（大夥的土匪），或是自己單混；一個人總不能使用兩支槍，其勢必須找一個願當土匪而無槍的人。這個人覓了妥實的保頭，把槍領去；叫做「張掌櫃的」的「扛二砲的」。聽憑掌櫃的指揮，沒有自由權；更不能隨便拉到那一「桿」裏去；搶得的財物，「拉鉤」的時候，也不能分帳；因為「拉

「鉤」是以槍作標準的：無論多少人，做一踫生意，有幾支槍，算是幾鉤。「扛二砲的」，祇能聽當「掌櫃的」賞，賞多，多化，賞少，少用。總而言之：凡有所得，都歸於有槍的「掌櫃的」就完啦。倘若日久天長，「扛二砲的」積蓄了錢，買了一支槍，他可以把領來的槍繳還，就不扛二砲，成一個獨立自由的土匪，叫做「夥計」。拉起鉤來，也有一鉤。他要能再得到槍支，他再用「扛二砲的」也有人喊他「掌櫃的」了。所以一股土匪中，「正掌櫃的」（桿首）固然止有一個；「小掌櫃的」却很多很多呢！

馬君說得高興了，不等我問，接着說道：「你將來要同老雀一起喫飯，喫飯的規則，你想曉得嗎？」我連口說道：「極願領教！極願領教！」馬君說道：「大凡喫飯開始，必須飲酒；喫起酒來，先用右中指蘸酒，在檯上點了五個小

點光（表示敬奠天地君親師的意思）然後方可開懷暢飲。筷子要兩根合攏了，平放在桌面上；千萬不可放置碗盤之上。因為如此，老雀認為是架起來了（架，就是綁），很不吉利的。喫起饅饅，切不可橫着撕開！豎撕却沒有什麼不可。因為「橫」就是死；死當然更是不吉利的。至喫菜，「頂浪子」（是魚不能翻轉；「叫亮子」（是鷄）不可喫頭……這也都要注意的。不然，不但他們看不起你，反要懷恨你，厭惡你呢！」我等他說完，一條一條，都記在筆記簿上，以免遺忘。（還有許多規則，因為沒有日記簿忘記了。）

馬君的談鋒，越談越利，他又向我很莊重的說道：『還有四個最關緊要的字，切不可說！要是犯了，土匪就不答應你。』我很着急的問道：『那四個字呢？』馬君道：『是「夢」，「虎」，「狼」，「牙」。』我問道：『倘若用到這四個字的時候，』

怎麼辦呢？」馬君道：「最好是設法避免不談，要是到了非說不可的時候，「夢」字要說「黃秧子」（黃梁的意思）；「虎」字要說「牙嘴子」（「牙」大的意思）；「狼」要說「Y嘴子」（「Y」是開大的意思）；「牙」要說是「？？子」（被我忘記了，請略候時日，再行補出）這樣一說，才可以不得罪他們，才有和他們說話的資格。」

馬君說到最高興的時候，他很自炫博學的樣子，高聲喊着我的名字道：「你知道土匪綁票，怎麼「拉鉤」嗎？」我答道：「我知道，是以槍作標準的。」馬問道：「一枝槍可得多少呢？那些人得的最多呢？最多的能得票值的幾分之幾呢？」他這句話，把我問呆了。我笑道：「我實在不敏，還是請教你吧！」馬君說道：「大凡綁一張票，決不是冒昧從事的事，前須有一個切實負

實的人，作一番詳細的調查；該票家私如何；能值若干；在家庭中的位置怎樣；住在那個房間裏邊；幹什麼事體；有什麼嗜好；什麼時候在家；臉是長是短；體是胖是瘦；穿什麼衣服；戴什麼帽……以及怎麼樣動手。等他調查完竣，報告清楚，這票生意才可着手去做。做這種事的人，土匪叫他們作「底綫」。生意做好了，他可得票值的十分之一。倘若他的報告不盡不實；或者因此匪徒反受了損失；也是惟「底綫」是問。他所得的固然不菲；他的責任却也不輕啊！

「底綫」報告以後，生意是要做了。做起來，一定少不了下列各種土匪和用品：頭一個，是扛扇的。你是知道的，北方人的大門，都是很堅固；沒有善於扛扇的人，是很容易「起水」（意思是被兵或鄉團知道有匪警，來相營救）的；並且「驚了堂」（被肉票知道，有人來架他了），「扯啦」（就是逃走），不是枉費

心機嗎？所以這種人才，每一「桿」裏都不能少掉的。他的右臂，練就的要有千百斤的氣力；任你鐵扉銅門，他祇一扛，也是要開的；一扛不開，就不扛了；他們有一種迷信，認為再扛，也是無用的。就要另設方法。進得「堂」去「堂」，就是肉票的家，生意到手，拉起鉤來，他也要得票值的十分之一。這種辦法，是獎勵專門人才的。

『還有一種人，叫做「抱大火的」拉鉤也要得票值的十分之一。這種人雖不必有十分異人的本領；却要有十分驚人的膽量；手捷，眼快，善會放火。因為他抱着火把，目標非常的大；所以他的危險也特別的多。你也知道北方的財主，家家都有砲樓，都有鋼槍；從砲樓上發槍，第一就要打倒「抱大火的」；使土匪失却眼目。因而「抱大火的」性命，常常的在鬼門關左右。或者「起了水」

「風緊」（被官兵圍捕）了，他能用最簡捷、最有效的方法「掛」（就是放火）起來，藉此脫險。所以論功行賞，當然他也不能落後。

『其餘，還有「巡風的」（在村莊外財主家的四周梭巡，防備官兵襲擊的，這種人，須精明幹練，機警異常，是掌「巡」的差使）做活的（動手搶物，擄人的），也要得票值的十分之三，作酬勞費。』

『「架票」、「打莊」，都要耗費槍彈。這種東西，在土匪是很難買的，也是很貴重的。——差不多要一元一粒。——專有做這種生意的人，販賣給土匪使用。但是，來路不多，常不敷用；要買大批貨物，惟有邀約軍隊，下鄉剿匪，彼此講好價目，「交起殼」（土匪稱開火曰「交殼」）來，土匪就跑，軍隊就追；追到有暗記的地方，把子彈埋下。土匪反攻，軍隊又退；土匪攻到埋子彈的地方，把子

彈掘出；依言明的價錢，把銀洋埋下。軍隊再進，土匪再退；軍隊把銀洋取出，土匪就渺無踪跡了！這麼兩個來回，他們的生意，就此做妥，各得其所欲得，都心滿意足地，交易而退。土匪有了「火」，就能打家劫舍，爲所欲爲了。因爲「火」是買來的；打掉了，得賠償。所以做一次生意，要耗去多少顆「火」，都得按價賠償；這宗損失，却也不少。

『其餘票值的十分之一二，要按槍拉鈎，這是你已經知道的，我也不多說了。總而言之：土匪的「拉鈎」，算起賬來，非常麻煩。所以土匪的賬師，不長於算法，是幹不成功的。』我說：『數學博士，總可以將就吧！』馬君看着我一笑。

我問：『什麼叫做「快票」？什麼叫做「喊錢眼」呢？』馬君答道：『土匪有了急需，馬上就要用款；決不是普通的票能濟事的。他就專綁人家的女兒，媳

婦；被架的人家，爲的顧全臉面，當然要即刻想法贖回。土匪又有一定的規矩，這種票不能在三天以後回贖；不然，他就把人姦過送還，分文不要。被架的人家，因此更不敢不快贖。你想一張票，不出三天，就得贖回，還不是「快票」嗎？不過土匪認爲這種「快票」不好行使（因爲農夫沒有早早地替他們預備好銀洋），太喪良心；不到緊急的時候，總不肯幹的！

「喊錢眼」是土匪最和平的要錢法。其法或是向個人要，或是向一莊一村要；預先遣人送信一封（或是書信，或是口信）給某人，或某莊，某村；寫或說明某月某日某時，需款若干，教他們代爲籌措；在某處交款，款如期交到，一天雲霧皆散；不然，就要用暴力了：或殺人，或放火，或屠村莊，都照着信上的言語去實行；無論有多大的犧牲，也是不顧。總要雷厲風行的幹，一次不成，兩

次兩次不成，三次非達到目的不止。倘若土匪要是進得莊去，那就殘忍異常，我也不忍說了！據土匪說，這是他們「先禮後兵」的辦法。至於演到最後的一場，也是這般「肉頭」（即是「守財虜」）逼出來的；你想不這麼辦，將來喊誰的錢還能生效呢！所以人家都說他們「盜亦有道」！我聽到此地，搖着頭，看着馬君重述一句道：『這就叫做「盜亦有道」！』馬君望着我，微微地一笑。

七 紅槍會的神祕

談話之間，已到秦老家。寨：這寨的護城河約有一丈多寬；寨牆也非常堅固。我的朋友秦同寬，出寨相迎。一面走着，一面寒暄了幾句。來到了秦君的門首：大門是三間砲樓，青磚到頂，又森嚴，又牢固；除了大砲彈，休想攻得進去。進了大門，到客廳內落坐。談了一刻心事話，秦君就到後院吩咐預備晚飯去了。我寫到此處，深怕閱者不知秦君的來歷，特敘述於下：

秦君，年二十四歲，身體肥短，有奇力，能折寸徑之鐵棍，善耍弄鎗棒，就有

幾十個人，也不能近他的身體。他又很善交朋友，豫東北方圓數百里間的好漢，沒有不認識他，不和他有交情的。他在十六歲的時候，跟從異人，學得搗槍彈的方術，極力研究，竟成上乘，槍彈都不能近他的身，常到離他約尺餘的地方，就要無緣無故地落了下來。（按T. K. 君親執三號匣子槍，立在距秦君約二十步的地方，向他射擊，共六發，始終不中，都落在他的面前泥土中。詳情見後。）在這幾年間，打土匪，拒官兵，共數十次；從來未曾受過微傷，未曾打過敗仗。作事精明強幹，不易受人欺騙。不過性子略微暴躁些，容易動氣，土匪被他擒着，他就自行解決，把他們或是槍決，或是殺掉。

因為他的本領高強，住的地方，又不安靜，常受兵匪的蹂躪，人民無法自衛，簡直不能生活。所以方圓數百里間莊村的壯年人，都來跟他學習抵擋槍

彈的神術。他在各莊上設立佛堂（共四百多個），收了萬多個徒弟，組織自衛的「紅纓槍會」。他把這會共分為三團，自兼第一團團長。每日晝間，在各佛堂訓練徒弟，夜晚，帶領會友，巡查各莊村。所以秦老家左右村落的人，都能安心耕種，到時收穫，無論是土匪，是官兵，都不敢去騷擾。倘若有不曉事的兵匪，到了秦老家來胡鬧，不惟不能得到便宜，性命也是休想要了。

停了一會，秦君的家人，擺上飯菜，饅饅來飯是「甜飯」（就是專用麵粉做的湯），菜是金針菜，大頭菜，炒雞子，拌冬瓜皮四樣。據秦君說，這種飯菜，在豫東一帶，就可算是筵宴了！

喫過了飯，秦君招待我們，在他的客廳內下榻；我因為天熱，把床搬到天井裏，預備露天而眠。秦君掏出一封書信，給我瞧看，寫信的人姓梁（名字忘

記了。官銜是國民革命軍第三路挺進第二梯團司令，信中的意思是希望秦君吩咐秦老家一帶的莊村，給他預備二千四百人三天喫的飯食；下邊還寫些客氣話，如「決不敢滋擾貴寨，務請俯允敵部隊，露宿寨外一二日。」我看了信，莫明其妙。

秦君告訴我道：「梁某就是沿隴海鐵路東段，焚燒，虜掠，無惡不作，頂頂大名的梁掌櫃的。聽說他被國民革命軍招安了，有個什麼第三路挺進第一梯團司令張，委他作第二梯團司令。豫東一帶有名的土匪首領，王培英，董四老鴉（讀Y叉），都在他麾下；他有二千多人，一千二三百支手槍步槍；他在旁的地方，雖說無惡不作，但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也不能管了許多。現在他要經過此地，到舊考城去，想在這裏耽擱幾天，並且要我們給他預備飯食，真

是膽子越鬧越大了！」我問秦君道：「你預備怎麼辦呢？」秦君道：「我已寫信給他，限他即日離開楚茅店（梁所現住的地點），更不准他走近我們秦老家管的莊村；不然，老實不客氣，明天我帶着徒弟，去繳他們的械，殺他們的頭！」我說道：「你這麼一來，不要得罪他嗎？」秦君道：「我們辦紅會的，就怕得罪土匪；更不願與土匪妥協。得罪了他，也是如此；不得罪他，也是如此；反正是我們彼此之間都沒有什麼絲毫客氣的！」我說道：「如此，你要防範他們些才是。」秦君道：「那是自然的，馬上我就要出去巡查各莊，叫他們早早的站起牆來。」他說完了，向我拱了一拱手，說聲少陪，就出去了。

我們住的客廳對面，就是秦老家的佛堂；堂凡五間，裏邊沒有牆壁，隔扇四壁都滿掛神像；像前均有香爐一個，至兩個不等，其中都燃着柱香，香烟繚

繞，香氣滿室。地上放着許多塊大輒，輒上裹以黃紙，除此以外，別無他物。我看完了，竟莫明其妙！等到天將晚（約八時），就有許多壯年人到佛堂去上香，跪在黃紙裹的輒頭上，伏在地上，手心左右向，頭頂觸地，腿的上部不稍屈，體作「〇」形，不住的叩頭；叩頭時，頭左右搖，口中念念有辭，聽不清楚；跪約廿分鐘，燃有符的黃表紙一張，吞下；再叩頭數十搖，即起去。夜半，又來；送香叩頭等動作如前。天將曉，又來；送香叩頭等動作又如前。我詢問秦君的姪子秦某，才知道都是紅樓會友。他說，他們莊裏的壯年人，分爲三班：夜間，一班禮佛，一班睡覺，一班看守寨牆。我夜間所見的，就是禮佛的一班人。

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光景（七月四日），喫過早飯，秦君招呼我去看他的徒弟們練功夫。我和同來諸友，跟隨秦君到了一個廣場上。當時場上已有

廿餘人，赤着膊，排着隊，站在那兒。場子中間，有一張桌子；桌子上面，有一尊佛像；像的旁邊，有九響毛瑟槍一支，套筒槍一支，鬼頭刀二把，纓槍廿餘桿。秦君向那些人說道：『你們先練刀！』話剛說完，就有兩個人，離開了隊，走到桌子前面，對佛像磕了三個頭；一個人拿了一把刀，站在桌子旁邊，約十步的地方。此時隊裏又走出兩個人來，也走到桌子前面，對佛像磕頭，吞了紙符，念動口訣，伸開膀臂，向拿刀的人招呼了一下。拿刀的人，走過來，揚刀照準那人的臂膀，用盡平生之力亂砍；大約砍有十幾刀，即停。我走到跟前，細細地看看被砍的人的臂膀，絲毫也未破爛，僅僅留有十餘條白痕，幾分鐘後，白痕也沒有了。像這個樣兒，練習了七個人。

秦君又說道：『再練鉛彈！』就有一個人，跑到桌子面前，磕了三個頭，站起

來，拿了支九響毛瑟槍，裝上了子彈，退後五十步，朝着北方站定。另有一個人，走到桌子前，跪下；叩了頭，吞了符，起來；向後退了二十步，面南而立。執槍的對着他瞄準了胸膛。當時我非常替那人着急，說時遲，那時快，拍的一聲，槍彈正打在那人的右乳之下；那人向前擺了一擺，又站穩了。我連忙跑到他的跟前，考察他身上着彈的地方，登時現一紫點，如胡桃大小，約半個鐘頭，紫點兒也沒有了。像這個樣兒，又練了五個人：

秦君又吩咐練鋼彈馬上，由隊中又走出一個人，動作同前次執九響毛瑟的人一樣，在桌旁取過套筒槍來。隨後又走出一個人，動作同前次練鉛彈的人一樣。執槍的人，瞄準，發槍；槍彈正中被試者的肚臍下邊。我看時，該處現了一個白點，不久也就消滅了。照這樣，又練了六個人：

秦君把手一擺，停止練習了！他對我說道：『你們學堂裏人，多不肯信紅槍會會友，真能擋槍彈，碰刀鎗；今天你親自看了，還有什麼話說呢？』我說道：『眼見是實，從今以後，當然我是全信了。』秦君又向我說道：『我們寨裏沒有「盒子槍」，老哥，你可以把你的槍裝上子彈，試試兄弟，看看怎樣！』我一時被好奇心衝動了，也顧不得唐突不唐突，危險不危險，馬上就答應道：『很好！』秦君脫了衣裳，行了禮，吞了符，念了呪，我拿出了槍，裝好了彈，站在離秦君最多有二十通常步的地方，把槍上了彈，說了一聲放肆，瞄準秦君，拍拍的，打了六槍。說也奇怪，一槍也未打中。秦君向我說道：『子彈都在距我面前一尺多的地方泥土裏面。』我不信，用銃掘起來，果然不錯。同行徐君在軍界有年，仍不相信。他說我打的槍太低了，也要試驗一下。我問秦君道：『可否再試』

呢？」秦君笑道：「可是可以，子彈損失的太可惜了！」於是徐君也依法打了五槍，仍然是一槍未中。同行諸人，俱驚嘆神奇不絕！

秦君道：「這不算本領，更何奇之有呢！你們隨便那一個，再來試試我的「攝火法」，看看怎樣！倘若你們放響了，就算我說大話。」我沒等他說完，就實了彈，向他射擊。奇怪極了！果真不響！隨後同行徐君、馮君、丁君，都向他開槍；都不能響，他忽說了一聲：「可以響了！」於是我們四人的槍，都過火了。大家收好了槍，走回秦老家來。路上，秦君告訴我道：「我們這會中，功夫最好的，能「攝火」，能使子彈不敢近身；其次的，能抵擋槍彈，身現白點；再其次的，能擋槍彈，身現紫點；至於那些不能抵擋槍彈的，祇要喝了符法，念動真言，就是傷了，也是易醫的；那天有機會，我一定請你看看。我聽過他的話，絲毫也不懷疑，

完全信任了。因而想道：『這種神妙的玩意兒，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難道說，我到了太虛幻境了嗎？不是我的精神，當時清醒異常，自然不是作夢。由此足可證明義和團之役，其中如大師兄，二師兄，白蓮聖母等，必能避彈，攝火無怪乎當時的王公大臣，都信服他們的本領，由他們做去。就是我，此後也不能再作欺心之言，說紅槍會欺人了！』

剛回到秦君客廳裏坐下，忽然從外面進來了兩個鄉民，反縛着一個人來，向秦君說道：『這個人是梁匪的探子；我們在寨外田裏做活，看見他鬼頭鬼腦，故捉將來請團長審問，發落。』秦君因問被縛的人道：『你姓甚，名誰？』那人答道：『我叫李歪嘴。』秦君又問道：『你是不是梁匪的探子，不要含糊了！』（含糊，要作膽怯講。）那人很勇敢的，流利的答道：『那是自然的，我實在

是梁掌櫃的派來的，一點也不錯。」秦君又問道：「梁匪教你來幹什麼的？」匪探答道：「來看你們寨裏的動靜。」秦君問道：「梁匪現在何處？」探答道：「在楚茅店。」秦問道：「他要不要來秦老家？」探答道：「若不來，叫我來幹什麼？」秦問道：「在什麼時候？」探答道：「說不定，總不出一兩天內。」秦君問完了話，說道：「既然問明白他是匪探，」勒（殺頭或槍決，都叫做勒）啦，完啦！」左右答應了一聲，「是！」把匪探拉出寨外斬決，懸首寨門示衆。

我因問秦君道：「貴寨竟有殺人之權嗎？」秦君很沈痛的，很不忿的答道：「你看軍匪是什麼東西，都有無緣無故殺死好人之權；爲什麼我們善良的老百姓，連殺賊匪之權都沒有呢！老兄，你也太迂腐了！這種事，我是常幹的。無論他是兵，是匪，誰敢來擾害我們，我就殺掉誰。在這種世界，殺個把人算什

麼！我以為我們做正事，認真理的老百姓，倘若個個人都有生殺之權，惡人不敢作惡，中國也早就太平了！我聽了他的話，很以為然。祇可惜中國能做這種痛快事的地方和人太少，不能滿足人意，真是一大憾事！

說話之間，又進來一個鄉民，帶着一個人，也是反綁着，向秦君說道：這是梁匪差來送信的人，說着，把信呈了上去。秦君把信接到手中，拆開觀看；我因為得秦君的允許，也得看了一遍。書中大意是：約秦君明日早晨，帶領紅會會友，在秦老家以西作戰，一決雌雄。秦君看過，勃然大怒，罵道：「這個東西，真是膽大包天了！」吩咐左右，把下書人的鼻子割了去，命他告訴梁匪說：「他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開火好了！我們是不用準備的！」當時，左右把下書人按倒，割去鼻子。下書人叫痛，討饒不絕。秦君望着我笑道：「好一個沒有種（就是

沒有膽)的小子鼻子離心遠啦,算什麼!還配混老雀嗎?別丟人了!快點滾開!但是我看見當時的情景,實在是慘不忍觀!割完了,下書人抱頭鼠竄的去了。秦君又告訴我道:『這種事,在河南算是小玩意;「剝皮」、「扒心」都算是家常便飯;你看慣了,就不以為事了!』我聽了以後,竟發了呆,不能回答出一個字來!

下書人去了約有七八個鐘頭,已是下午四時。我正同秦君在客廳裏談天,從外邊跑來一個鄉民,汗流氣喘,向秦君說道:『碼子(土匪)快到我們的寨前了!』秦君向那人說道:『快放鞭砲!』那人飛也似的跑走了。接着,就聽見鞭砲聲,連天價響。秦君拿了一根櫻槍,向我說道:『我去會會這個「小輩」(就是鼠輩)去。老兄,你若不害怕,請到寨牆上看看,很有趣味的!我打

跑了他們回來，咱們喫酒。」我當時好奇心戰勝了恐懼心，連聲說道：『好！好！我一方面要靜候凱旋，一方面要去參觀交戰；倘若我的槍能生效力，我也可以幫忙打他幾槍。』秦君說道：『這個到用不着你操心了。』於是我跟隨秦君，走出了大門。只見寨門裏，已站有二百多名英雄糾糾，氣昂昂，盤着辮子，赤着臂膊，腰纏大紅板帶，寬約八九寸，帶上插一把三彎刀，胸前繫着一個紅色的兜肚子，手裏拿着一桿紅纓標槍的大漢；此外還有三十幾個年紀較長，持拿步槍的人，也站在一面。秦君吩咐持槍的人，裝好了子彈，站在寨牆上，保護寨牆及寨門。拿纓鎗的，跟隨出寨作戰。號令一下，各奔前程。當時，我看他們如此勇敢，膽子也大起來。走上了寨牆，找了個掩體的地方，放開眼光，向寨西觀看：遠遠地望見有很多的人，手持武器，滿山遍野，殺奔秦老家來。秦君帶領的

人，都一字兒擺開，站在離寨約五百步的地方。來的人越走越近；來到離寨約一千多米的地方，就開起槍來了。槍聲不絕，直向秦君諸人射擊；有的瞄高了，子彈從寨牆上經過，「口又」「口又」地作響。我看土匪的數目，約在秦君的人數十倍以上；又差不多都有槍支。倘若我不是上午見過紅會會友的本領，真要替他們擔心呢！現在我好像受了催眠術，到了入眠狀態，認為土匪雖多，槍械雖精，終是無用的。槍聲越放越近；越近越密。這時候，相距祇有五六百步了。紅會會友，各從兜肚裏，掏出來符法，吞了下去，跪在地上，叩頭，念呪，約五十秒鐘，絲毫不動；直至土匪離他們僅有百十來步的地方，秦君說了聲，「上！」會友們，就手托着標槍，口裏「哼，哼」着，挺直了腰，大踏着步，衝了上去。這時寨牆上的聯珠鞭砲又響了。隱約間看見各莊各村裏，都有紅會會友，殺奔戰場。

來。說也危險，紅會與土匪，已接近了，相離咫尺。土匪登時被紅會戳倒了許多，接着，土匪就向西一股兒蜂擁的逃走了。這時，各莊的會友也都來到了，土匪更無鬪志，飛奔的逃亡，被會友又戳死了幾個，活捉了幾個，殺傷的，不知有多少。因為土匪逃的快，會友追的慢，（按紅會會友前進，俱用八字步，並且步步用力，口喊『哼，哼！』所以進行很慢。）土匪與會友越距越遠，漸漸地，逃得看不見了。秦君吩咐掌號收隊！他身邊一個掌號的，就吹將起來。會友們才停止追擊一場血戰，就此告終。統計起來，自接觸至終了，僅僅十餘分鐘，真算是快極了！這時候，會友到的已有五千人以上，超過土匪一倍了；遠遠的，還陸續的來。秦君叫大家把所得的東西，都掃數繳上來，登時繳到十二支步槍，和許多子彈。其後各莊領袖，都略有報告。報告完了，秦君吩咐各回本莊，小心守護，不

可大意，鬧出岔子，隨各散去。秦君一行衆人，排着隊，吹着號，押着俘虜，帶着勝利品，耀武揚威的，走進寨來。我向秦君說道：『辛苦了！』秦君點了點頭，說了一聲：『彼此一樣。』隨即命令左右，把活捉的八個土匪，一齊殺掉。然後，才同我回家。

到了客廳內坐下，我問秦君道：『這場戰爭的結果，可以告訴我嗎？』他說道：『有何不可！共總斃死了三十四人，活捉八人，得槍十二支，子彈八百多粒；其餘零星物件，還很多很多。至於我們這邊，僅僅傷了一個人，等到晚上，請幾個老師傅，替他醫治，不消幾分鐘，就可以平復了。老兄，你也要看看神奇的醫術嗎？』我答道：『很願意。』我隨即問道：『梁匪不會再來嗎？』秦君道：『這個小子，不知道厲害，才來碰上一碰；碰了個大釘子，不會再來了。不是我誇口，

就是成師成旅的軍隊，來到這裏，不論情理，也休想逃走一個！我們這四百多個村莊，足足可出三萬多個壯丁；所以輕易誰也休想要我們的一草，一木，一麥，一粟；旁的東西，更不要說了。」我聽了以後，很佩服他們自衛能力的充足！

喫過下晚飯，秦君問他的用人道：「老師們都到齊了沒有？」用人答道：「都已到齊。」秦君望着我說道：「老哥，請你去參觀吧！」我很高興的跟了他，走進佛堂；佛堂裏面，有四個年約五十餘歲的會友，都是氣宇軒昂，飄飄然有神仙之概。還有一個年約二十五六的壯年，腿的上部，被槍彈穿了一個洞；子彈從前面進去，從後面出來；創口，前邊小（約有大拇指粗細），後邊大（約酒杯口大小），鮮肉淋漓，幾不忍觀。秦君朝着四位老師傳道：「好動手了吧？」四位老師傳答道：「可以了。」於是把受傷的人，擡在佛堂中間，放在一

張臨時設備的小床上。秦君等五人，向佛磕了頭，站起來，口中念念有辭，念完了，大家湊近創口，極力吸氣，吸了三口氣，然後對準創口，一遞一口的吹氣。說也奇怪，創口經他們這一吹，就縮小了許多；越縮越小，他們也就越吹越緊；直吹至前邊的創口平復了，才得停止。總計一口氣，共吹了五分多鐘。然後把受傷的人翻轉身來，如法泡製，又把後邊的創口吹平。吹過後，又向佛像叩頭。受傷的人，一骨碌爬將起來，向秦等五人，叩頭道謝；又向佛祖頂禮。他居然就能不用人扶，慢慢地走回家去。我呆呆地看完了，更是不知其所以然，祇覺得很神祕，很奇怪。詢問秦君，秦君也不能答，僅僅說道：『祖師爺傳授如此，我們就如此做；旁的什麼誰也不能知道！誰也不敢請問！』我想了半天，越想越奇怪，究竟不知道西洋的醫學家，能不能究研出這個原理？

八 赴考城

是夜九點鐘的光景，我的朋友馬君，從考城回來。先是馬君同我們到了秦老家，翌日早晨，就騎着小驢，往考城去找張忠信。——原名志鈞，年念九歲，短小精悍，本東北陸軍第二補充旅長，張發奎攻打河南，張學良不能支持，敗回直隸。當時，忠信不願隨同北退，馮煥章遣人勸他歸附國民聯軍，張允許；馮委以國民聯軍第二支隊司令，張隨在舊考城北關，宣布就職。他手下原有士兵二千餘名，奉軍北退，又收撫三千餘名。所以合計起來，約有五千人之衆。

槍械有六成以上；軍衣有七成以上；戰鬪力也頗強。

張與我本不相識，因朋而朋，略有點交情。最近，張因公到徐州來，我請他喫過一次飯，並且在雲龍山西黃茅岡照了一張相。那時他曾約我到河南去游玩，我也答應他了；當然是要踐約的。馬君與他有瓜葛之親，所以馬君到了考城，見了忠信，說我已來到秦老家，張隨派馬弁八名，趕着騾轎車，跟同馬君到秦老家來迎接我。

馬君見了我，說明張司令很希望我到他那裏住上幾天的意思。我因為有約在先和情不可却兩種關係，馬上就找到秦君告訴，並且說了許多蒙他招待，非常感激一類的話。秦君很爽氣的說道：『既是志鈞約你，我也不必客氣，故意挽留；明早你就到考城去；過幾天再回到我這裏來。』說完了重要的

話，又閒談了一刻，各自工作去了。

翌日（七月五日）早晨，別了秦君，上了驃車，帶着一行人衆，向舊考城出發。沿途遇見的行人，不是腰插砍刀，就是肩擔纓槍；再不然，就是背了步槍或拿着匣子槍；三個一羣，五個一夥，殺氣凜然，口談江湖黑話。倘使單身客人，從此經過，恐怕沒有一個能倖免的。至於村落的蕭條，田園的荒蕪，更甚於秦老家以南的地方。

（正走之間（距開流通壩西北約十餘里），忽然從山腰裏下來了五十幾個人，手執槍刀，喝令停車。當時我們把車停住，張司令的馬弁呂某，緊走幾步，離開來人不遠，高聲嚷道：「老大，辛苦了！車裏是張二、暈子（張志鈞的綽號）張掌櫃的朋友……」以後，就聽不清楚了。來的人向呂某說聲對不起，

都走開了。呂某回來，一方叫趕車的開車，一方告訴我道：『這是董四老聽（豫東著名的匪首）的夥計（匪首稱掌櫃的，所以匪徒就稱夥計）很路分（很講交情，很通世路）前邊還有三四起人，他們已去分頭關照，不要和我們爲難了。』

約莫下午一點鐘的光景，到了目的地。早有幾個跟我來的馬弁，飛跑到司令部，去見張司令，回過了話。張聽說我來了，吩咐排隊相迎。司令部前，即刻大刀隊，手槍隊，站了幾十個，好不森嚴。門的左邊，插着國民聯軍第二支隊司令張的大旗；右邊還插着一根『替天行道』的大旗。張司令穿着便衣，從裏面走出來，向我一拱，拉了手，進了司令部。兩旁站的人，都向我敬禮，我脫帽還禮；張却昂然直入。

進了大廳，坐下，洗面，喫茶，各訴離別。張問我，『革命軍在徐州怎樣？』我隨便敷衍了幾句，也說不出好處來（因為第十軍太不滿人意了）。張說道：『天下的軍隊，都是一樣的。』我也沒法去駁辯。

接着，就是喫飯。飯菜，比秦老家好得多了，雞、魚、肉、蛋，樣樣俱全；足足有廿餘味。我於是就大喫而特喫的，喫了一頓飽飯。因為這是我到河南來第一次的大宴。

飯後，張君又邀我去游覽。我因為他的事體很忙，回復了他，說道：『不敢相勞，好在有令親馬老哥陪伴，他在這兒很長久，路徑又熟悉，我同他出去逛吧。』張說道：『如此也好。今天晚上，我還有個朋友來，他姓梁，是國民革命軍第三路挺進第二梯團司令，帶領兩千多人，去攻打曹縣，路過此地，我當然要

略盡地主之誼，請他和你喫飯，看戲，不敢說是和你們接風，大家快活一場好。等他來到，我再給你們介紹。」我答應了一聲好，遂即別去。隨同馬君步出司令部，走進城去，街市上非常的齷齪，生意蕭條，貨物缺少。我到一個雜貨店裏，買了一盒香烟，低聲問店東道：「老板，貴處這位張司令怎樣？」他答道：「很好，軍律森嚴，愛民如子。」我又問道：「張司令的士兵怎樣？」他回答道：「恪守軍紀，公平交易。」我又問道：「張司令在貴處做生意嗎？」他答道：「從來不曾做過，要做，起碼在百里開外。」我又問道：「他的司令部，現在有無肉票？」他答道：「絕對沒有，張司令自從接了馮總司令的委任，就洗手不幹了。不過因為給養還未運到，各村莊上都還要擔負逐日的飲食。」我接着又問了幾句，他回答的都是諛辭。後來我又問了幾個人，也是同他的回答一樣。我

聽了以後，半信半疑，因問馬君道：「張司令固然很好；但是他手下的人，也有不法之徒吧？何以此地的老百姓，都如此的擁戴他，誇讚他呢？」馬君笑而不言；停了一刻，忽然說道：「在這個地方，還有人像你這樣的大膽，敢說張司令的壞話嗎？你沒想想，當官的誰不喜歡奉承；老百姓敢不奉承那個長官！你也太迂了！」我至此才恍然大悟。

游興已過，同馬君折回司令部。歸途中，見外來的軍隊，充塞街衢，攜帶的婦女，更是很多；詢問起來，知道梁司令已到考城，行轅暫設在張司令的司令部，戒備頗嚴。等到我們走到離司令部不遠的地方，衛兵即前來盤查，彼此招呼清楚，然後才准通過。進了司令部，來到大廳前，看見張司令陪着一人，年紀約三十五六，短鬚，僅在唇上，身穿戎衣，腰佩手槍，面黑，體高，眉上豎，眼圓睜，威

風凜凜，煞是一條好漢！張司令見我進來，連忙站起來，招呼坐下，那人也站了
起來。張與我們介紹一過，才知道這個人，就是沿途焚掠，大名鼎鼎的梁掌櫃。

九 奇慘的好戲

閒談了幾分鐘，不過都是些互相仰慕的話。喫足了烟和茶。張司令說道：『咱們哥兒幾個，到戲場裏去『上肯』（肯讀去聲；意思就是喫飯）吧？』梁說道：『很好。』馬上就站起來，把手一舉，向我讓了一讓，說聲：『老哥，請！』我也不得已的說了一聲：『司令，請！』張見我們客氣，就插話道：『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氣！還是我頭前引路吧！』說過了話，他就頭一個走出去，我們也就隨後緊跟。

一個廣場南面臨時搭了個戲臺，以席作瓦，倒也可以將就排演。臺前搭了個席棚；棚前滿繫提燈，還有兩個煤氣燈；中間放了五張桌子。聽說這是張司令的遊戲場：正中一張桌子，我和張梁三人坐的；其餘四張，是跟我來的朋友和張梁手下的大頭目，如王培英、王歪子、孫俊卿、馬慶增之流；此外還有些凳子，上面坐的人，大約都是張梁手下的小頭目和馬弁；剩下，就都沒有座了。

我們剛剛就坐，梁對着他的馬弁說道：『臺子前邊，再栽上兩根木柱，另外預備二斤洋油（就是煤油），我也要唱上一齣，助助大家的興呢！』馬弁答應下去，依照吩咐，預備妥當，專等使用。

臺上開鑼了，我們也就動手喫酒。梁和我面南坐，張面西坐，桌西站了兩個鄉下大姑娘，替我們把盞。我受了，心裏撲撲地跳個不住：一來是不慣，二來

是傷心。但是雖說十二分不樂意，也不能說出口，祇得勉強飲食，破涕爲笑。臺上跳過加官；接着就是陳州放糧；俚俗卑鄙，不堪入耳，不過也能引人發笑。例如劇中馬漢在陳州道上，唱道：『叫一聲二哥躲過去，馬蹄子踢着，不是玩的……』不一而足。

演到包拯見駕時，包自稱『臣包老爺見駕……』仁宗問包拯道：『包！黑！我命你陳州放糧，你是去也不去？』包答道：『臣咋（讀P Y，作「爲何」解釋）個不去的？在家閒着也是閒着。』仁宗又道：『包！黑！你不要撒謊！』包毅然決然的答道：『撒謊，是個小舅子！……諸如此類的話，荒謬絕倫，絲毫也不合情理。』

其後，又唱什麼日月圖，豹頭山等戲，淫穢不堪，令人肉麻。這時候，菜已上

了七味，梁某的酒，也喝够八分了，他手裏還拿着酒杯，說了一聲，『來！』他的馬奔跑到跟前，答應了一聲『嘎！』他叫馬奔附耳上來，說了幾句話，我却沒聽清楚；馬奔連聲答應是是，退了下去。喫一枝烟的光景，去的馬奔，牽了兩個人來，朝梁某跪下。梁向他們說道：『你們家裏既然不要你們，我已經賠本不少了。一不做，二不休，就賠到底吧！今夜，我再賠上些洋油，請你們幫我唱齣戲，快活快活，助助興致；也算我賠本賺快樂！也算我賠本買高興！』說到這裏，對馬奔道：『拉下去！唱去！』兩張肉票，自從見了梁某，就跪在地上，不敢接頭，也不敢則聲，只是瑟瑟的抖，至此才斷斷續續說道：『掌櫃的！我們不會唱戲；唱不出來，又要惹你老人家生氣了！』梁某笑了一笑說道：『包你唱的很好！這是你們拿手的好戲！』肉票也不敢再作聲，跟着馬奔下去，走到戲臺前

邊添設的木柱旁。馬弁把他二人的褂子，剝了下來，分別的綁在木柱上。綁完了，高聲嚷道：『這是我們司令排演的燒票劇，請大家看！』當時我也不知是如何唱法，只聽梁某口裏不住的說道：『這齣戲，最有趣！這齣戲，最好看……』說也殘忍，兩個馬弁嚷完，一人手拿一把明亮亮的小刀子，拚命的各向肉票的胸前，劃了個「X」號，肉票叫痛昏絕，血流不止，登時，臺前血水汪洋。二馬弁又拿起預備好的煤油，向肉票創痕上潑去；另有一個馬弁，遞過一個火把來，向潑煤油的地方點燃，肉票極叫「咭，咭！」連聲；不多時，聲音也沒有了。當時，臭氣四散，火忽息忽着；張搖頭稱快，梁拍案叫絕；衆頭目，都大聲喊好；我則心痛，鼻酸，含淚，忍悲，勉強支撐，非但覺着慘不忍觀，簡直也不能再觀，一時目直口張，呆呆地坐着，不知自己到了個什麼世界！梁某代我斟上一杯酒，我也不

知道。梁看見這個樣，拍我的肩膀，叫道：『老兄醒醒！爲什麼不歡？難道還替這兩個守財虜難過嗎？不然，就是不滿意我排的這齣戲吧！』我被他這一問，嚇了一跳，神氣又清爽了，連忙答道：『我不是不滿意於這齣戲，實在今天樂極了，酒喫多了些，人就不由自主的發呆了！』張司令也向梁某道：『我這位朋友，本來不會喫酒，今天因爲酒逢知己，有點過量，不必相強吧！』梁某又招呼我喫菜，說道：『酒不行，菜怎樣？』我答道：『菜很行。』又勉強的喫了幾箸。

這時候，票也燒完了。梁某吩咐左右說道：『亮票給王老哥看！』（按土匪把所有架來的票，拉到一個地方，請外人瞧看，叫做「亮票」。匪首藉此誇耀他的能力和財富。）張司令說道：『我正要瞧看梁老大這齣生意哩！』不多一刻，肉票足足的拉到三百多個。梁某又向我誇耀道：『這個家私，起碼也可

掛兩個「雙千頃牌」這種寶貝，既可以當錢使用，又能尋尋開心，我差不多一天總要撕他一張兩張，玩弄玩弄；請問世界上幹什麼能這樣的稱心樂意呢！」說完，又命手下的人，牽了回去。

梁某在這麼高興的時候，自己又飲了幾杯，酩酊大醉了。時已下午十二時以後，他本是個酒色之徒，情不自禁，叫號兵掌號就寢。號聲一響，戲就停了。戲臺上站出來三十幾個年輕的女子，年紀沒有過二十歲的，姿色怎樣，當時我也沒忍去看，大約都不甚差，羞答答的，俯着頭，排齊了，站着。梁某向張司令和我說道：「張老大，老大哥，今天請客喫飯，聽戲，是你的，（望着張）請客睡覺，却得讓我了，你們二位，隨便選幾個，玩去吧！揀賸了，都是我的！這幾個，都是我在沿莊上找來的，還可以開開心，過過癮！」我聽他這一席話，才知道臺上

站的，都是良家女子，被他掠來，作他發揮獸慾的工具的。越想越氣，心膽都裂！但是量量力，實在又無法制止，只得說道：『君子不奪人之愛！況且我的身體，近來很不佳，幹不了這男女之事；張司令的寶眷，也都在此地，更不要因此惹起了口嘴；梁司令，還請你獨自享受吧！』張司令也同我一樣的說法。梁某笑了一笑，說道：『你們也太酸了！由你們去吧！』吩咐左右，都給我送到大廳上去，叫她們脫好了衣服等我；省得再麻煩了！左右答應一聲，照着命令辦去。

梁某又吩咐掌二遍號。這遍號一掌，不多一刻，壯年婦女，如潮水一般聚了上來，約有一千個開外。梁某看着站了隊，報過數，說道：每連攤派四十名，教她們趕快侍候弟兄們去睡覺！各連連長遵令，分頭領去。梁某傳令已畢，向我說道：『老大哥！我們軍中樂趣怎樣？』我點了一點頭，一個字也沒回答他。

十 肉票的待遇

張司令看梁某已醉，照應他安了寢；又令他手下人，好生的侍候我；然後他自己也到臥室裏去了。我同馬君和同來的六個人，住在第二進院子中三間南屋裏，離梁某住的地方很遠。我和馬君小聲談道：「梁某這樣的殘忍，不是個殺人的魔王嗎？」馬君道：「凡是當掌櫃的，沒有不是這樣的；像你這樣的慈善，永世也沒有當掌櫃的資格。這也是因為處境不同，習慣相遠，倘若你也生長在河南，恐怕也要幹起這種營生來。在開始的時候，無論誰，都不能拿

出這副狠心腸；不過由漸而入，始而不忍，久而習以為安，再久，就要非此不樂了。「時勢造英雄」這句話，真不錯！並且「堯舜偽也，桀紂性也」這句話，更有道理！老哥！你莫要認為「人性是善的」，更不要看自己是菩薩，人家是惡魔！請問天地間，有幾個能不為時勢動搖的？我聽了他的話很佩服，心中說道：『不料馬大先生，竟有如此的高論！』

我又問馬君道：『適才梁某亮了三三百多張肉票，敢問他們的飲食起居，是怎樣呢？』馬君答道：『這件事，更加奇怪殘忍了！大凡架了一張肉票，進了「審口」（就是匪窟），伙計就要問道：「綿羊！你要喫好的，還是喫不好的；要喝好茶，還是喝不好茶？」倘若碰到那些大少爺，一定要說：「喫好的，喝好的。」從此，每當喫飯喝茶的時候，伙計們僅僅給他點心店裏賣的點心一只（約

重五分之二兩)好茶一酒杯,一天中間,總共給與兩次。你想,好東西那裏能喫飽喝足呢?倘若碰到那班田舍翁,一定要說「喫不好的喝不好的」此後,每頓飯伙計們給他酒糟兩大碗;每次喫茶,伙計們給他刷鍋水兩大碗,一天也是兩次。你看不好東西,固然可喫飽,但是,又不能下咽了!至於睡覺,更加慘無人道了:共分好幾種睡法,一種是「高臥」把票綁起來,吊在梁頭上。一種是「平臥」把票面向天,綁在床舖上。一種是「蹲臥」用繩或鎖鍊,繫在票的項上,然後把鎖鍊繫在很矮的木樁上,使票的頭靠近木樁,所以票無論如何,只能蹲在那裏。一種是「站臥」把票的小辮,拴在梁上,拉緊,使票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這些睡法,還是自由的睡臥呢:倘若他怕票跑了,就掘地成坑,把票直站着埋了起來,土到腿的上部,動一動,也休想,更談不到逃走了。或是把

票放在地道裏邊的黑洞當中，把洞門緊閉起來，這樣不但不能見天日，晝夜也是分辨不清。倘若土匪與票有仇，那更苦了。天熱的時候，就把票放在河邊葦叢裏睡，教蚊蟲叮吮；天冷的時候，就教票睡在冰塊上受凍；或是拴在小便的地方，使便溺飛濺肉票滿身滿臉；或者把票綁在滿裝荊棘的被上，刺得肉票皮破血流。——以上票的起居，在土匪駐紮不動的地方是如此。要在他行走的時候，就不如此了。用一條繩子，把許多肉票，拴在一起，起，須同起；坐，須同坐；臥，須同臥；那就更無絲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在肉票家裏的人，或說款的人，到審口裏來瞧看的時候，土匪要把肉票的罪，加重幾倍，故意的教來的人看。所以懂得這種規則的人，沒有要見肉票的。諸如此類的酷刑，越是能使肉票難過，他們的錢越是來得快，就算是好方法，可得重賞。以上種種，都是對付普

通肉票的辦法，至於上等的肉票，價值在萬元以上的，就比較的舒服一些；因爲這一張票，土匪不忍隨便撕掉，這件生意，本錢下得也大，功夫用得也多。老大哥，你看到底還是有錢的人，到處都能得到方便；金錢的魔力，真大呵！」馬君說到此地，我們倆都睡了。於是打斷了話，呼呼地睡去，不知東方之既白。

十一 軍事會議

翌日(七月六日)早上十點鐘光景，一覺醒來，洗漱已畢，張司令派人請我過去喫早飯。喫過了飯，張梁開軍事會議，請我也去參加。列席的有廿餘人，公推張司令主席。開頭一個議案，就是『如何進兵曹縣案』。據主席報告道：曹縣自從王金韜派人占領以後，警備營非常和我們作對，他們有四百多支步槍，很是難制，現在應用什麼方法攻打曹縣？打下了，應如何辦理？議決：張梁合兵進攻曹縣；攻克後，繳警備營槍械，另委縣長。第二個議案，是『如何籌集

開拔費和給養案。」據主席說明道：軍隊動員，最不能少的，是開拔費和給養；現在我們既預備攻打曹縣，應如何籌集？請大家討論！梁某謂不必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到那裏，喫那裏；用什麼，要什麼；誰還敢不給我們喫用嗎？至於開拔費，幾個錢眼，就得啦！主席說，如此行動，恐怕有些地方不便，不可召集本地父老，說明我們不日將開拔曹縣，永不再回考城，請他們替咱們預備下十天喫的東西送來；另外再籌集五千塊錢；雖說數目太大，不易籌到，擔負不了；但是比起他們窮年累月沒有止期的擔負，總還好些吧！我想只要和他們說明，一定可以辦通的。議決：照主席的意見通過。第三個議案是『何日動員案』。議決：三日後實行動員。此後又議了幾個小問題，遂即閉會。

閉會後，馬君告訴我道：『張梁二人，都預備打下了曹縣，請開下去做縣』

長』我問道：『這話確不確呢？』馬君答道：『決不相欺。』我心中自思道：『我來的目的是什麼？張梁是幹什麼的？我是幹什麼的？他們的措施，我滿意嗎？我能在他們手下做縣長嗎？我懂得政治嗎？配幹縣長嗎？這樣幹法，能有好結果嗎？倘若真成了事實，我不幹行嗎？……』如此的心問口，口問心，越思越不對；越想越危險；越考慮越不能在考城停頓。

我既決定了『考城不可一日居』，我就要想一條脫身之計，想來想去，想出一個方法，就是請張梁給我個執照，說明我回到秦老家，去取應用的東西，不日就要回來，省却在路上受種種的麻煩。等到了秦老家，即刻趕到柳河，乘車速返徐州。張梁雖欲相強，還可能嗎？主意既定，我乘晚飯喫完的時候，向張梁說明我的意思。張梁同聲說道：『老哥！我們有很多的地方，還要借重

呢！我答道：『取了東西，不日就可回來；回來以後，再來效犬馬之勞，也不爲遲。』張梁被我如此的一說，隨即答應了，合同出了張護照，用過印，蓋過章，交我收下。我辭別了張梁，偕同行六人，於是晚十一時，星夜邁返秦老家。

天剛明（七月七日），就到達目的地。沿途因爲有張梁的護照，絲毫未受阻攔。見了秦同寬，秦問道：『老兄！你何以回得這樣忙迫？』我答道：『舍間有要事，來電促我回家，不得已祇好暫時回去，將來事畢，再赴曹縣見張司令去。』（梁事始終未和他談，因張秦爲莫逆，梁秦爲新仇。）秦君聽了我的話，毫不疑惑，說道：『這樣也未嘗不可。』

十二 紅會的受訓禮

我本來打算即刻赴柳河趕車，因為秦君告訴我，今日上午九時，有弟子五人初入會，行「受訓禮」。請我參觀。我對於紅會，很願研究，所以決意看他們行過了禮，然後再赴柳河。喫過了早飯，我就到佛堂裏等候。到了九點鐘，秦君率其弟子五人，入佛堂，燃香，行禮畢，秦君高坐佛堂上，五弟子環跪他的面前。他高聲說道：「你們五人，既然是虔心加入我會，侍候佛祖，將來自然可成正果。現在有幾條重要的事情，不能不告訴你們，你們要靜聽了，要記清楚，要

實行去！不然，你們雖然練成功，也是不能擋槍彈，攝砲火的！因為要受祖師爺的譴責的！第一，要知道我們的會，是幹什麼的？是仗着佛祖的呵護，符法的力量，可以殺滅害民的賊寇。但是，決不能殺傷好人！第二，要敬佛。佛，是無上的尊神，污蔑了他，什麼事也不能作，更不能練功夫！第三，要知道爲人當孝順，不可犯上。忤逆的人，是練不成功的；練成功，也是無用的！第四，要知道尊師。你們想現在你們有什麼本領，後來有了本領，是從那裏來的？沒有老師，是不會成功的吧？第五，要打抱不平。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才足以表現我會會友的義勇。

『此外還有要避忌的，第一，不要貪色！色是殺人的暗器，好色，就無異於自殺；要是姦淫他人的妻母，就是練就了通天的本領，也是沒有用的。第二，是不可貪財財，雖是身外之物，但是，物各有主，一芥不取，一芥不與，才是咱們會友

的本色。第三，不要好酒使氣！酒固足以傷身；氣也足以喪命；氣不充，則不惟不能抵禦槍彈；亦不能練習功夫；因為氣是練功夫的基本。第四，不要有欺騙的行爲！人可欺，天不可欺；能哄得了人，還能哄得了神嗎？欺人終天，終於欺自己；你們要記清楚！第五，不可沒有禮貌！禮是做人的要件；也是人與禽獸的分別點。沒有禮貌，就是禽獸。第六，不要沒有廉恥！沒有廉恥，也是禽獸；是不配入紅纓槍會的！秦君說到這裏，教徒弟叩頭起來。秦君吩咐從此以後，逐日依法練習，遵守訓誡；十天以後，就可以練刀；不然，是永久無用的。五弟子遵命叩頭出去。（以上云云，完全是秦君訓誡子弟的話，一個字也沒變動；重複處，也不加修改，藉以保全他的真面目。）

十三 歸途

喫過了中飯，我坐着土車，返回柳河。秦君又派八個人，荷槍送到王莊寨。恰巧李榮新團長，因事外出，未能會晤。我留了一張名片致候。又打發秦老家的人回去。就趕赴前程了。因為路上未出波折，所以上午十一點鐘由秦老家出發，下午二時半，就到了柳河車站。見了站長，詢問有無東行車輛。站長回答：『東行機車，現在徐州，因缺煤，不能西上；西行機客車，都被馮總司令扣在鄭州，由鄭州向開封運兵，大約明日早晨，才有車到。』我別了站長，因為天色還

早，把行裝搬到車站北邊的飯棚下，放在桌上，飯茶，休息，候車。

我攔行裝的地方，常常總有三四個乞丐在那兒討飯，或者經過。其實我們坐的地方，離開放行裝的地方，還有數步之遙呢。並且乞丐經過行裝旁邊的時候，不是東碰一下，就是西摸一下，直至我們說過了他幾句，或是招呼了他一聲，然後才肯走開。很不高興的表現出一種狠兇的面龐和態度。我們也祇有注意他的行動，聽其自然的走去。聽說要是客人一時惱怒，打了他們，或是罵了他們，他們就要加你一個「欺侮良民」，「拷打良民」的罪名，羣起和你作難。我知道這種情形，關照同行諸友，不可動氣，一笑置之。

柳河集，在豫東比較起來，也算是一個開化的地方。但是，人民好勇鬪狠，仍不脫原人氣質；就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婆子，都還有幾分殺氣。無論男女，都

喜歡穿着深紅，綠，藍，黑四種顏色的衣服；更足以代表他們那種野蠻的習尚，和審美程度的低下。不過，他們崇尚節儉，態度懇摯，不辭艱苦，不畏寒煖，却是旁的地方的人所趕不上的。這裏的人，仁俠好義的古風，雖說退化了許多；老死不相往來的脾氣，却絲毫未變呢！

我曾經問過一位三十餘歲姓朱的：『你們對付兵匪用什麼辦法；取什麼態度？』他答道：『我們用各不侵犯的主義，對待他們。例如軍隊，從我們的莊前經過，只要他們不闖進莊門，無論他在旁的莊，幹些什麼勾當，我們總是不理會的。土匪打家劫舍，祇要不來掠殺我家的人，我們也是不過問的。這就是遵守着「各掃自己門前雪，不問他人瓦上霜」的古訓。』我聽他這一席話，就找到柳河一帶所以受兵匪蹂躪得如此厲害的病根。

在那天夜裏，恐怕有東行車到，也沒敢到集裏去睡，大家就臥在站臺的條石上；（當時還有許多客人，也睡在那裏。）又因為地方不靖，槍中都裝滿了子彈，枕在頭下，以備不測。

約莫上午一點鐘光景，忽然在離我們睡覺約二十步的地方，有人大叫救命。我被他驚醒，急忙爬將起來，喊醒了同伴，手執匣子槍，放了幾響示威，土匪即刻逃遁。原來站臺上，睡了一個販賣草帽的客人，身邊帶有幾十塊銀洋，不知怎的露了白，被匪徒知道，邀約了三四個歹人，前來打劫；恰好他睡的地方，離我們很近，當匪徒恐嚇他要錢的時候，他就冒死的叫了一聲救命，把我們驚醒。匪徒剛要動武，我們就發了幾槍，匪徒因為人少，又無槍支，隨即逃遁。在臨行的時候，高聲罵我們多事；要明天來算賬。當時我們因為柳河的駐軍，

都開往開封，自己的槍支又少，也沒有去追趕，由他們逃去。

等了一夜（已是七月九日），仍不見有車由西來，本當乘涼步行，因為天氣很熱，同行諸人都怕跑路，主張午後沒有車來再走。等到上午十一點光景，據柳河站長報告，西路車仍無信息，坐車回家的希望絕了。於是大家計議，非走不可，因為昨日得罪了匪徒，怕他們今夜前來復仇；不得已，祇好喫過中飯，起身沿鐵道綫，向小壩走去。又因為到了歸德，才有地方睡覺，這時候，已是下午一時以後，而柳河距歸德，要有七十里的路程，我們又都沒跑過遠路，天氣又熱，行走不便，路途又不靖，歸德又戒嚴，有此種種原因，走起來非但不能休息，並且非快不可，非跑不可，所以出發後，一口氣走了四十里，到了小壩。

衣服被汗濕透，皮膚被太陽炙焦，汗浸皮膚，有如針刺，口裏發渴，幾乎出

火，實在不能不找個涼爽的地方休息了！恰好，離鐵道綫約四十步的地方，有一個莊村；村前有一口井；井旁有三株柳樹；兩個年老的婦人，正在井臺汲水；四個年老的莊稼人，正在樹下乘涼。我們高興極了，飛奔的到樹下去休息；並且向汲水的婦人，索討些涼水，解渴避暑。當時我們認爲這個所在就是「極樂世界」，大有「此間樂不思蜀」的味道！

四個莊稼人中，有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的老人，像是斯文中人，呆呆地看了我們一會，問我們道：『你們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我告訴過了他。又回問道：『貴村離府（指歸德）不遠，人民都能安居樂業吧？』那人說道：『先生！你們是外方人，不妨告訴你。我們這裏，比起荒僻村落的生活，還要加難呢！雖說離府很近，兵馬很多，又都是老百姓養活着，照理土匪該不敢來胡

關，誰知却不然；因爲兵不是留着勦匪的，更不是用他保衛老百姓的；這種情形，恐怕用不着我說，你都知道了吧！所以離府越近，越是糟糕；軍隊今人來要草，明天來要料，後天又要什麼給養，又借什麼兵餉，我們地裏的收成，簡直不
够他們要的。但是，要能專門的去侍候他們，還算求之不得啦！因爲他們不勦土匪，我們又不能不應酬土匪，敷衍土匪，甚而言之，巴結土匪！先生，你想這「兩重擔負」不甚於劊我們的皮，喝我們的血嗎？倘若有人能使我們離開此地，專去任土匪宰割，我們也是感激無量的！先生，你不信，請看看我們莊上，那裏還有壯年的男子，祇剩下我們這一般老而不死的東西，和一些婦人孺子；養畜，固然談不到，還要變牛變馬的去給那些大人和掌櫃的耕田種地。喫，喫不飽，穿，穿不暖，什麼衣帛，食肉，夢想也是不到！恐怕冬天的西北風，夏天的

太陽光，倒要喫飽穿足呢！

「所以，近來不但壯年男子，都跑出去當兵，當匪了，就是年壯的女人，稍微與土匪有點瓜葛之親的，也爭着去混老雀，做那些打家劫舍的生涯，這真是『逼上梁山』了！」老者說到此處，忍不住的淚流滿面，嗚咽起來！接着又說道：「先生！恐怕再過幾年，不能太平，我們河南的男人女人，老的少的，死的死了；不死的，都要去做老雀；在此數千里內，找不着講和平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了！」我聽到這裏，不覺鼻酸，幾乎也灑出幾點同情淚來。當時我細看這位老者的神氣和他憐人的態度，都是悲苦異常；並且又是傷心落淚。大約他老人家的兒子，媳婦，都當了土匪，憤氣填胸，才發出這一聲不平之音來！我恐怕老耆，因為悲痛過度，生了毛病；於是就把語錄轉了一個方向，和他談談當地的

出產，氣候……把他滿腔怨恨，漸漸地收斂起來。

等到他老人家心神轉復了，他又向我說道：「先生！你看見河南省用的鈔票嗎？不是什麼銀行，就是什麼軍票，既沒有地方兌現，又沒有地方使用；老百姓拿血汗換來的糧食，三不值一的賣了幾個錢，又都是這些東西；不要，就該槍斃；要了，又沒有勢力去使用；有來路，無去路，簡直就是毛紙！這種苦，向那裏去訴，向誰去說呢？」說到這裏，老者忽然用手指着他附近的一個鄉鄰，說道：「前天劉老二，扛了五斗糧食，去到府裏變賣，賣了幾張紙幣，他很鄭重的拿着，去買洋綫；綫店裏的老板，却不客氣了；板着臉對着他說道：「你用這種票子來買貨嗎？」劉老二連忙滿臉堆下笑來，回答他道：「老板！是的。這票子，是我剛賣糧食的錢，不會假的；假了，可以到行裏去掉換。」店老板聽了，點了點

頭，又擺了擺手，用鼻子說道：「我這裏你沒法用！」劉老二以爲這鈔票是假的，不管用；馬上就跑回糧行裏，去掉換現洋。行裏的老板，把眼一睜，厲聲罵道：「混帳東西！你敢說這種鈔票不管用嗎？有意搗亂金融，違抗長官的命令，你知道該什麼罪嗎？論律要槍斃呢！」劉老二趕忙駁辯道：「老板！我沒說不管用，因爲我買洋綫子，綫店裏的老板，他說沒法用，我才到這裏來掉換的。」糧行的老板，很尊嚴的說道：「你要敢說不管用，我把你送到司令部裏去；至於你用不出去，這怪你的本領不行，運氣不佳！」劉老二很無法的說道：「你要不給我掉換，我的糧食，就不賣了！」行老板拍案大怒道：「胡說！我們門面，差使，房捐，斗稅，同人的薪俸，按日的飯食，都是給你玩的嗎？說賣，就賣，說不賣，就不賣，天下怕沒有這樣容易的事！趕快滾開！」在這時候，幸虧糧行的一個伙

計，恐怕壞了買賣，做好做歹的向劉老二說道：「你來跟我去買錢去。」劉老二祇得把鈔票交給伙計，跟他再到錢店，說了多少好話，老板看糧行伙計的面子，才願意賣給他。伙計問劉老二道：「票子也管用了，你自己買吧。」說過回去了。劉老二照着錢原來的價錢，盡自己的所有，買了兩捆洋錢；及至付錢，店老板說道：「錢還差得多呢？」劉老二着急道：「價錢又漲了嗎？」老板道：「沒漲。可是你這種票子，碰着我這個慈善人，每一元和你作三角算；要是碰到旁人，頂多也不過作二角用。」劉老二聽罷，大失所望，口中叫苦。當時想買錢，錢不夠用；不買，糧食也換不回來；寒冷又可怕；半天半天，才把鈔票要回，帶回家中。可憐他省喫省用，藏着蓋着，才餘下這五斗小麥，現在換了幾張毛紙，擺在家中，老夫妻二人，就相對痛哭起來！接連兩天，都疼的未曾喫飯。誰知天

不絕人，第三天，他外甥來了，——他外甥在第十九軍辦公處當差，——把鈔票拿到車站上，設法換了現大洋來。劉老二夫妻這一喜非同小可，如獲珍寶一般，把家裏養的一隻產卵的老母雞，產下卵來，賣掉換煤油點燈的，也殺了，犒勞他外甥。第四天，劉老二才又跑到府裏，買了綫來。先生！你說老百姓還有活路嗎？」

正在談話，驀然從西邊來了一輛捺車（即是手搖車），我就招手請捺車夫，把車停下，他們理也不理。我真氣急了，掏出手槍，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的「拍，拍，拍」，向捺車的上邊，打了三槍！好厲害！槍先生的本領真大！居然能把捺車夫屈服，使他們聽命惟謹，把車子停下！真是「有了槍，什麼都能做了！」

好了！捺車停了，同行諸人，一擁上了車，因為人多車重，不易行走；同行諸

人都輪流着幫助車夫捺搖，於是車的速率大加，行走如飛，不要一小時，竟到達歸德車站。當時天色已晚，捺車剛進車站，即有第十九軍步兵，問我們要口令，我即回答道：『我們剛從柳河來，不知道口令。』又詢問他車站上有無司令部或辦公處。步兵答有第一師辦公處，設在站長室東邊房間內。我即刻命車夫將車搖至棧房前停下。持刺拜謁辦公處處長雷某（名字忘了，名片已失）。詢問前方敵情，知馮軍已進佔定陶、武城、鉅野，現以三旅兵力，與礪山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和第三師馬王部下，夾攻濟寧，不日可下；正面第十軍得第四十軍和第四十四軍的援助，已反攻過了滕縣；右翼第三十七軍，第三十三軍，正在圍攻沂州。雷某問我將往何處。我答以回徐州。彼又詢問來豫有何公幹，我答以招撫張志鈞部，要話談完，遂與辭。是夜，我等即宿車站票房中。

天剛曉，卽起。時辦公處長雷某，仍擁枕高臥，我留了一張名片致候，卽偕同人登車東上。行至馬收集附近，天忽大雨，衣裳盡溼。及至到了車站，見站裏站外，都立滿了第十九軍開回歸德之士兵，無處避雨，祇得再冒雨前進，雨又越落越大，水從眉睫間下滴，頗覺涼爽有趣！

行了十餘里，天忽晴明，我趕快叫車夫把車捺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停止。同車諸人，都把衣裳脫下，裸着體，站在車上，將水擰乾，復又穿上。溼衣得到人體溫度，水化爲氣，上昇，好像人身上都生出雲霧來，煞是好看！等到礪山，衣裳早已乾了，却除去汗臭氣不少。

車到礪山，問了問軍情，大概和昨日所得的消息彷彿。略停片刻，卽開車東行。行距黃口站約七八里的地方，前邊鐵道旁，滿站着拿鎗、刀、棍、槍等武器

的大漢。這時恰巧路旁有個賣茶的老媽媽，我藉着喫茶爲由，詢問老媽媽道：『前邊是些什麼人幹什麼事的？』伊答道：『前邊是蕭縣聯莊會會員，因爲近來土匪很多，恐怕要來擾害村莊，或者聽信敵人的唆使，破壞鐵道；所以才約會出來查巡防範的。我聽說不是土匪，就放大了膽子，擦車前進，該會會首劉某，與我有一面之交，又見我們乘坐擦車，知道我們不是歹人，遂准我們通過。不然，恐怕要難免一場麻煩；或者還要喫些苦頭，也說不定。』

同車的朋友劉君（直隸人）問我道：『聯莊會是幹什麼的是怎樣組織的？』我說道：『你連聯莊會都沒聽說過嗎？趁着車上無事，就和你談談吧。聯莊會也是人民自動組織的自衛團體。徐州各縣各莊，人民都購有槍械，保護身家。但是，恐怕械少人單，就約會同莊的人，守望相助；又恐怕一莊的力量

弱小，才聯絡了許多的莊村，約定了號令，訂好了約法，患難相救；一莊有了匪警，凡在聯莊會的各莊，都要派人兜剿。不過這裏邊的會員，分子複雜，有些是用錢雇來的練丁，有些是纓鎗會的會友，有些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無論貧人富人，都得加入。因為凡是一個人，沒有家業，總有性命；土匪行兇的結果，不但要爲富不仁的財產，也要窮人賴以生活的富人的財產，還要窮人的性命。所以大家覺悟了，就聯合起來，組織成功一個強大有力軍隊一般的自衛團體，努力殺賊，藉以達到保護身家的大目的。

『祇是有一個壞處，容易爲市鄉董把持，利用。因爲這般人在社會上，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舊勢力；又有幾個臭錢。所以會組織好了，都是替他們保家。甚而言之，當他們作威作福的工具。而且這般市鄉董，不是土豪，就是劣紳，他們

多與軍閥勾結妥協，與官廳通同作弊；用人民純潔的力量，供軍閥官吏的驅使，作他們殘虐良民的爪牙。這種情形，不一而足了。

『要能剷除了這般土豪劣紳，淘汰掉不良份子；再對於會員，加以主義的訓練，灌輸些公民常識，選舉出適當的領袖，慎重的使用，就能很容易的組織成功，很可用很能革命的農民自衛軍。用他們自衛，用他們革命，都沒有什麼不可的！並且我以為要想北方的革命完成，全靠著南方的軍隊，多少總不澈底！走這一條路，倒是正當的途徑！請看徐州地方，素來不靖，土匪如麻，出沒不定，至今還能蓋屋種田，安居樂業，未嘗不是這種不健全的聯莊會的賞賜呵！負責的同志，也要注意了！』劉君聽我說到這裏，向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你幹什麼演說起來啦？』我便一笑而止，不久，車到徐州，我便回家去了。

跋

我們常常自詡爲文明的先進國，聽到歐洲人以半開化民族稱我們，不免要勃然色變。是的，在世界上現存的獨立國（？）中，中國的確要算是開化最早的一個國家了。但就實際上觀察起來，在這開化最早的文明國中，却包孕了無數野蠻的民族，保留着無數野蠻的風俗，習慣，制度和一切社會的情狀，這實在使我們無說以自解。

這是一本在開化最早的國家中開化最早的腹地的旅行記，但當我讀

下去的時候，却彷彿和讀到非洲旅行記一樣；其中所記的人物，風土，人情，都彷彿是遠在數千年乃至數萬年以前的樣子。倘使有人再想以文明的先進國自翊，我想最好請他一讀此書，他或者能夠明白這有了五千年歷史的文明民族，究竟已經進步到怎樣的程度。

我們平常總有許多高遠的理想，想把歐美各國所已經實行過的法制，政治，或歐美許多社會改造家所討論的計畫，方略，移植到我們中國來；在沒有事做的時候，便舞文弄墨，發表些迂遠可笑的議論，因此惹起了不少好古者的反感。現在從讀完了這書之後，才覺得這一類的主張，完全等於夢囈；中國畢竟還是古國，或者將成爲一個永遠的古國，所有烏托邦的理想，在中國的確是不適宜的。

聖陶兄的序文上，曾豫想到讀本書者讀完後的感想；就我個人的感想而言，則祇覺得有一個「擇業問題」在日夜的攪擾着我。就是，我應該去當兵呢？做土匪呢？或是入紅槍會呢？從這三條路上，非揀一條來走不可，倘使在我還有「生之留戀」的時候。就我看來，所有的讀者，也都不可不早一點擇定，免致將來無所適從。

本書原名爲『匪窟會叢探險記』，聖陶兄改題爲『另一世界』。我覺得還是『中原的蠻族』比較適當一點，就大膽地改定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章錫琛。